

怀故人

生死茫茫忆兄弟

赵明通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更加想念我的弟弟赵明达。我的弟弟离开这个让他热爱又留恋的世界已经34年了。

1990年7月13日,弟弟作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员,在去往乡里参加人普工作会议的路上病倒了,数小时后,即走完了他短短28年的人生路程。

上学读书时,弟弟的学习成绩是很棒的,尤其是文科更好,他的记忆力、写作水平和书写能力都很高。高考前,师生们都觉得弟弟考上大学是手拿把攥的。但命运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弟弟没有考上大学,只能以务农为生。毕业后,他在村里担任了团支书,再未参加高考,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他安于现状,对当时担任的村团支书工作比较感兴趣,工作也投入;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他再不愿翻那些已经扔下且不感兴趣的数理化课本了吧。

弟弟在村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好人。他除了担任村团支书外,在村里和乡里还兼任其他几个小角色,整天在村里、乡里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他带领村里的团员青年做了大量好事,其中有一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农忙季节,他组织了十几名骨干团员青年组成了助耕队,帮助家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在偏僻的山村里,这一举动确实难能可贵。

弟弟在家里也是一个大好人。当时我们家里有父母、我和弟弟四人。我整天忙于自己的事业,基本顾不上家。父亲早年病休在家,母亲也常年有病,弟弟就是家里家外的主要劳动力。他舍得出力又能干,整天像老黄牛一样,汗流浃背,任劳任怨,并且干活时处处让我,不让我多干。

弟弟去世前,干了10年的村团支书的任期可能已经到了,他只有人口普查员一个角色了。面对外人及家人的不理解,面对每天只有两三元的“白条”,弟弟对他的人口普查工作仍是兢兢业业,工作起来好像忘记了一切,坐在那里,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记录着。他去世后,我听到他的朋友们说起这些,心里不禁对弟弟肃然起敬。

在家里,因为弟弟没有考上大学,因为弟弟太忙于村里的工作,耽误了家里的活儿,经常遭到父亲的唠叨埋怨。弟弟喜欢抽点烟、喝点酒,如果让父亲瞧见,也要遭到一顿责骂。弟弟晚上要看看书、写点东西,时间晚了,父亲也要唠叨埋怨,说是浪费电,每月要交那么多电费。弟弟去世后,每当想起或同别人说起这些,父亲都禁不住老泪纵横,自责不已:太对不起孩子了。更让人难过的是,由于患病交加,在弟弟去世后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也撒手人寰。

弟弟虽然在村里和乡里做过很多

工作,但我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做过的两项工作,是他最喜欢做和最适合做的,这就是:1989年前后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登记工作和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大量严密认真的文字统计、整理和抄写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

弟弟没有结过婚。弟弟去世后,留下两纸箱子遗物:一箱子款式老旧但洗涤干净、折叠整齐的衣服,一箱子现当代文学名著。见物思人,每当看到这些,都要引起我的回忆,引出我的泪水。

我常常想,弟弟如果有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有一个能够发挥他特长的职业,他是可以成才的。可惜,他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业,没有一间适合工作学习的办公室,甚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弟弟生前太忙了,我也整天瞎忙,所以我们碰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坐下来说说话交流的机会更少。我俩又都性格内向,即使在一起干农活时,也较少说话,所以我们兄弟俩之间的许多事情互相都不太清楚,于是也就在本文中出现了不少“可能”“好像”等猜测性字眼。想起这些,我就非常难过,悔恨不已。

但愿九泉之下的弟弟安息,但愿活着的好人一生平安。



弟弟(前左)和村团支部全体成员



民俗采风

清明捏面燕

刘世俊

三月三,三月三,
蒸面鸡,蒸面燕。
捏只喜燕叫喳喳,
捏个花篮摆桌上。
大燕小燕做一千,
乡间孩子分着吃,
长大都是好儿男。

老家有种面食,叫“小鸡饽饽”,又叫小面燕。用白面加少许二酥面,加上鸡蛋拌成面团,做成小燕、小鸡、小鱼等小动物形状,蒸熟成馍,色泽洁白,味道清香。捏面燕是清明节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也表达了人们对春天的热爱和对新一年农业丰收的美好期盼。

面燕是用小麦磨的面粉经手工揉制、塑形、剪嘴、压翅等工序,塑形制作成各种燕子形状,最后上锅蒸熟而成。常用工具剪刀、花纹模等,常用手法有揉、搓、捏、切等。完全是手工捏制,体现出乡村巧妇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娘手巧,在我们刘家胡同八户人家中,属于悟亮的媳妇。

我童年的记忆里,一日三餐总是烀饼子与咸菜丝相伴。那时候,小麦面饽饽可是金贵,只有逢节过年能吃上几顿解解馋。饽饽做好醒好,上锅盖上麦秸草编的盖子,大火添柴,锅里热气呼呼冒出,香味四溢时停火。白面饽饽的香味在大街小巷弥漫,人们就知道我娘蒸饽饽了。

清明节临近,我娘便天天忙着捏面燕。用老面做的引子发面,揉面,醒面。我娘把揉好的面放在案上,双手温柔地拍打,娴熟地捏面燕。面团在掌心压扁摊平呈圆形,洒干粉,左手面团,右手揉顺,由圆到长,均匀转动。细心捏捏,刀切剪修,一双巧手揉捏,瞬间变成了一只只活灵活现的小燕子。

面燕摆在热炕上,远远看去,像极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我跑倦了,玩累了,该吃饭了,就等候在锅台前。娘利索地揭起锅盖,乳白色的蒸汽一窝蜂地逃出来,可爱的手工做的小燕子放在麦秸帘上,透过蒸汽显露在面前。娘吹着气,手蘸着凉水,把它们捡到大盤子里。有粘在锅边焦黄的圪渣,娘顺手疼爱地塞进我的口中。

老家人都说,巧妈馋儿子。真的,妈的手巧,儿子嘴馋。我娘最拿手的饭食,不是大鱼大肉,是简简单单的面燕,记得我小时候唱过这样的童谣:“做小鸡捏小燕,给小孩能解馋,省下饽饽娶媳妇。”

多少年了,锅台、大饼、大锅冒着暖人的白色蒸汽、我娘站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这样温馨的画面至今仍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似遥远,又像在眼前。

何其幸运有四婆

陈颖

小时候过年,最爱去四婆家拜年,四婆家不但有好吃的糖果,还有好看的年画。

那时候,很多人家为了省钱,年画在正月里挂几天后就揭下来,收拾好留着下一个新年再贴。四婆家的年画,一年到头都贴在墙上,等到新年来临,旧的年画会被新的年画替换下来。四婆家的火炕,是我们几个女娃子的乐园,我们常常坐在炕上仰着头看年画。西面墙上贴的是嫦娥奔月、牛郎织女、许仙和白娘子、红娘和崔莺莺、穆桂英挂帅……我们并不懂每幅画的意思,不识字的四婆也不会讲故事。我们只知道画上的人儿真好看,心里想着长大后会不会长成画上的人那样。东墙上贴的不是年画,是四婆在福山县药品采购站工作的儿子拿回来的宣传画,那些宣传画上全是药材。荠菜、马齿苋、车前草等,这些在泥土里常见的野菜竟然是药材;丁香、百合、芍药等等,这些好看花也是药材。

一墙栩栩如生的民间故事,一墙花红柳绿的灵丹妙药,都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也给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美好的种子。

四婆家的炕头上常年放着一个精致的针线笸箩,笸箩里除了针头线脑,还有很多漂亮的布头。初冬的时候,四婆迈着她的“三寸金莲”,不辞辛苦地把我家大槐树的落叶收集起来,撸掉小叶子,只留下叶梗,这叶梗是做小

笤帚的原料。端午节前夕,四婆就开始忙碌了。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四婆是怎样把一根一根粗叶梗加工成绣花线一样细的笤帚丝。四婆用细线一缠一勒,不一会儿一个小笤帚就完成了。四婆把红布头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用针线缝成小小的细条,再把一小撮麦糠慢慢填进细条里,封口,缝上两片绿色的小布条当辣椒叶,一个栩栩如生的小红辣椒就诞生了。

端午节那天早晨,每个孩子都把自己分得的咸鸭蛋、鸡蛋、鹅蛋找个隐蔽的地方藏好,手腕上戴着母亲做的五彩绳,然后拔腿往四婆家跑。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四婆还有很多亲孙子亲孙女。十几个孩子围着四婆,四婆开始分好东西了。她把小笤帚挂在男孩子上衣第二个扣子的扣眼上,男孩子们领到小笤帚,一个个高兴地蹦着高走了。四婆会多给女孩子们一个小红辣椒,四婆说小红辣椒会让日子红红火火。当时女孩子们并不懂得其中的寓意,只知道衣服上挂小红辣椒,人就漂亮了许多。四婆的小手工,给我们的童年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这些节日的传统仪式让我明白过节不单单是为了吃,还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需要铭记。

四婆还有一个拿手绝活,就是剪窗花。过去过年,家家户户贴窗花,但贴的不是现在通过机器设备印制的,那可是真正的手剪窗花。快过年了,

母亲买来一张红纸,我们拿着红纸去找四婆。四婆会剪出喜鹊登梅、金鸡报晓、狮子舞绣球、凤凰穿牡丹……我从家里带来小剪刀,跟四婆学剪福字。现在想起剪窗花的往事,就叹息若是当年跟着四婆学会这门手艺,该多好。

四婆还好收集。记忆最深的是四婆收集槐树花。我上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课间休息,一位老师来找我,问我家是不是有一棵大槐树,我点头。老师憔悴的脸上立马露出了一丝笑容,原来师母得了重病,听闻我家的槐树花可以治病救人。可惜那时正是隆冬季节,槐树花早就凋零了。老师提醒我,有干槐树花更好。放学了,我啥也顾不得了,急匆匆回家和母亲要干槐树花。这下子可难住母亲了,母亲说:“槐树花一个劲地落的时候,谁还知道这东西有用啊?我们家里肯定是没有的。”我有点急,不仅觉得老师交代的任务没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槐树花病人可怎么办。这个时候,母亲想到了四婆。母亲从四婆家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干槐树花。后来又过了一些时日,老师又要了一包。小脚的四婆不顾劳累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的干槐树花,最后都慷慨地送给了需要的人。

时光不会倒流,离世的亲人只能在记忆里出现。每每忆起四婆,我不禁感叹,在自己的童年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伴,是多么幸运。